

新
典
藏
XIN DIAN CANG

兰陵缭乱

完美典藏版

VIVIBEAR

作品

下

鬼面修罗面具下那张绝美的容颜，
终是造就了一段不朽的传奇。
红尘纷扰，千军万马，爱恨情仇，
都将在他们的相守中化成轻烟……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兰陵缭乱

完美典藏版

下

VIVIBEAR

作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VIVIBEAR

一个喜欢做白日梦的女孩，喜欢在旅途中细细体会先人留下的瑰宝，体验不同国家的风情，在千年前的古老废墟上继续着自己的幻想。著有《寻找前世之旅》《寻找前世之流年转》《兰陵缭乱》《血族新娘》《花神》等多部作品。其中《兰陵缭乱》《寻找前世之旅》等多部作品已改编影视。

兰陵缭乱
kazuki 绘



【清扬音兮原创音乐团队出品】

梦兰陵一流年错（节选）

选曲：杨千嬅《小城大事》

填词：公子兰烬

演唱：昭然

和声：小吴太太

后期：小吴太太

美工：茶香

念白：高孝瑜-面条 高孝琬-子桓君

高长恭-七澜薰【斐然卓声】 斛律恒伽&高湛-贝勒【天籁梵音】

孝瑜：长恭，昨天教你的诗词背给我听听。

长恭：新买五尺刀，悬着中梁柱，一日三摩挲，刷于十五女。

孝瑜：背得不错，现在说给我听听是什么意思。

长恭：是说有个人，买了把五尺长的刀，挂在梁柱上，一天要摸上三次，嗯……每天还要杀死十五个女人。

孝瑜：……

曾记那醉镜红颜醉树花
奈何飘零在帝王家
如许无忧年华
短暂如流星划过那一刹

曾记那暮春时节她策马
扬鞭笑傲乱世天下
今朝江山如画
却不是梦里天涯

落梅间暗香飘
同惜那年春好
当时年少意气恰风华正茂

长恭：你不明白，你不明白……你不会明白我的心情……

而今归期查查
又一夜雨打芭蕉
几多寂寥

恒伽：哭有时，笑有时，欢乐有时，悲伤有时……

硝烟起 山河乱
旧宫阙 别意寒
醉里不知今夕是何年
看人间 风云幻

樽中月 梦中颜
浮生刹那风流黄土掩

曾记那漠北狼烟尘沙
凛冽朔风吹乱韶华
鲜血滑过银甲
火光映金戈铁马

青衫染透霜华
岁月指间流砂
空见星辰如旧生死隔天涯

孝琬：等下辈子，我们就每天看那日出日落，
花开花谢，对月相酌，过些简简单单的日子……

往事渐已弥散
宫宇作断壁残垣
前尘尽湮

长恭：三哥，不要走，不要走！

流年错 故人歿 此间几许落寞
一缕笛声犹记故城破

硝烟起 山河乱
旧宫阙 别意寒
醉里不知今夕是何年
看人间 风云幻
樽中月 梦中颜
浮生刹那风流黄土掩

一梦兰陵长歌忆当年

长恭：请皇上准许臣即日前赴漠北。

长恭：九叔叔，不要让我更加恨你。

高湛：朕，准了。





《孤城闭·五周年修订典藏版》

作者：米兰lady

言情畅销作家米兰lady经典代表作
一幅催人泪下的北宋柔美爱情画卷，万字全新番外
顶级插画师ENO倾情绘制插画、明信片
随书附赠十方世界工作室精美同名ED、广播剧光盘
匪我思存、桐华、沧月、流潋紫 亲笔签名推荐



《吉祥纹莲花楼·完美典藏版》

作者：藤萍

与桐华、匪我思存、寐语者并称“四小天后”
藤萍再掀悬疑武侠新热潮
《盗墓笔记》作者南派三叔重磅推荐
新增实体版精彩故事
华丽绝美海报、精致小巧书签独具典藏

出版统筹：黄小初 侯 开

选题策划：李文峰

责任编辑：姚 丽

特约编辑：李文峰

封面插图：伊吹五月

装帧设计：苏 涛

第一章

入 狱

去年春天的时候，河间王高孝琬去了一趟南方，购买了不少极为珍贵的异种枫树移植到高府。到了今年的深秋之际，白霜盛时，满院红叶似火，沿着向上的石阶铺散而去，厚厚的一层，鲜艳俏丽。

不时有一些枫叶在空中翩翩起舞，用艳丽的红色晕染出几近极致的凄美，仿佛在无声地祭奠着即将逝去的秋日。落霞将整座院落渲染得一片嫣红。

在这梦幻一般的景致下，高家两位公子正在亭子里边品茶边玩着双陆，一旁观战的还有经常来串门的尚书令斛律恒伽。

从局面上来看，长恭这一局明显落于下风。

“长恭，你三哥的马已经快要出尽了。”恒伽幸灾乐祸地提醒了她一下。

“狐狸，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吗？观棋不语真君子，听过没有？”长恭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继续掷起了手中的青玉骰子。

孝琬哈哈一笑，“恒伽，他都快输了，心情不好，你就别招惹他了。”

“谁说我快输了？”长恭不服气地挑了挑眉，“主要是因为这只狐狸总在一旁干扰我，所以我才大失水准。”

“狐狸狐狸，你倒也叫得顺口，好歹人家还帮你挨了二十军棍呢。”孝琬笑嘻嘻地打趣道。

长恭嘴上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心里却泛起一丝淡淡的暖意，那是狐狸最够义气的一次。

“好好，那我就说话了。”恒伽微微一笑，不再做声。

没过多久，长恭就毫无悬念地败在了孝琬的手下。

她恼怒地站了起来，愤愤道：“不玩了！”长恭的棋品一向很差，只要输了棋就会发脾气，不过这个坏毛病只有和她最亲近的人才知道。

恒伽慢悠悠地开口道：“长恭，其实你刚才只要走一步就可以扭转全局了。”说着，他顺手指了指其中一粒棋子。

“那你为什么不早说！”长恭一看果然如此，更是怒气冲天。

恒伽保持着那抹优雅的笑容，“咦？不是你说的观棋不语真君子吗？”

“你——”长恭被气得翻了一个白眼，这只狐狸……明摆着就是故意的！

就在这时，孝琬的随身侍从刘岷匆匆走进了院子，俯身在他的耳边低语了几句，孝琬的脸色大变，立刻起身，“长恭，恒伽，我偏邸那边有点事，要先过去一下，你们接着玩吧。”

“三哥，什么事？这都快吃晚饭了……”长恭见他面色奇怪，不由得有些担心。

“没什么，没什么，”他露出一个笑容，“我去去就回。”

“三哥是怎么了……这么着急？”长恭不解地望着他离去的背影。

恒伽没有说话，眼底飘过一丝复杂的神情，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劲。

一直到了傍晚时分，孝琬还没有回，一家人开始焦急起来。

就在长公主打算派人去找他的时候，刘岷忽然惊慌失措地冲了进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语无伦次地道：“不，不好了，王爷，王爷他被皇上押入大牢了！”

砰！长公主手中的杯子掉落在地，摔成了碎片。崔澜的脸色也是大变，一旁的小正礼偏偏不合时宜地哇的一声大哭起来，高府里顿时乱作一团……

“皇上好端端地怎么会把三哥押入大牢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一五一十说清楚！”长恭一把将刘岷从地上扯了起来，焦急地询问。

“是，是这样的。今天小的见到偏邸外有些可疑的人，所以前来禀告了王爷，王爷就打算去看看，谁知道……”他的眼眶一红，“谁知道一到偏邸，就发现那里已经被禁卫军包围了。领头的祖大人一见王爷，就立刻令人将王爷抓了起来，说是……说是……王爷有谋反之意……”

“胡说八道，我三哥怎么可能谋反？！无凭无据又怎么能说我三哥有反意！”长恭在听到“谋反”这两个字时被震得心胆俱裂……这是必死之罪啊！一种强烈的恐慌不安摄住了她的心神，连呼吸也变得极度困难，仿佛有什么尖锐的东西将她的灵魂一点一点从身上抽离。

长公主身体一晃，险些晕了过去，几位侍女赶紧扶住了她。崔澜紧紧抱住了号啕大哭的小正礼，面色死人一般的惨白。她比谁都明白，如果夫君被定了谋反之罪，那么她的儿子……必然也难逃一死。

“可是，祖大人搜出了王爷私藏的佛牙舍利……”刘岷带着哭腔道。

“佛牙舍利？”齐国素来尊佛成风，所以长恭也知道这件宝物的珍贵，佛牙舍利历来是帝王才可拥有之物，如果真是三哥私藏了……那后果不堪设想。她不由怀疑地看向刘岷，又重复了一遍，“三哥当真私藏了舍利？”

看到刘岷肯定地点了点头，她的心咯噔一声沉了下去，脱口道：“三哥真是太糊涂了！”短时间内，她脑中一转，又立刻质问道，“可就算是私藏了舍利，也不能证明我三哥想谋反啊！”

“光凭这个当然是不可以，不过，”刘岷的脸上露出了难以置信的惊惧神色，“除此之外，祖大人还搜出了王爷私藏的许多兵器！”

“什么！”长恭的脸色瞬间变得灰白，只觉得有一只手伸进她的胸腔，抓住那裂开的半片心，连皮肉带骨血，生生地扯了出去。那一下快如闪电，她竟感觉不到疼，只是胸口空空的，天地漆黑，脑中一片空白。

她喃喃地重复着，“不可能，这怎么可能……”

长公主此刻回过了神，轻轻唤了一声孝琬的名字就流下泪来。崔澜则好像失去了魂魄，双目发直，抱紧了正礼。

“四叔叔，我要爹爹……”小云拉住了长恭的衣袖抽噎着哭泣道。

整座高府，顿时被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

见此情景，长恭心如刀绞，只得按捺住惊惶，拼命让自己冷静下来。现在在高家，她是她们眼中唯一的“男人”，她是她们唯一的希望，她必须冷静。

没有时间继续在这里发呆了，她该去找九叔叔问个明白才对！

“小云，我这就去宫里，一定将你爹爹带回来。”她一个转身冲到马厩，牵了飞光马就往宫里赶去！

一路上，长恭不停地挥舞着马鞭，催促着飞光跑得快一些，更快一些。风不停地吹拂着她的耳郭，刺啦刺啦的声音不断震动着她的耳膜。

秋雨绵绵风萧瑟，空茫茫，混沌沌，天地间仿佛只剩下了她一人。

此情此景，为何是这样的熟悉，仿佛在很久很久以前也有过相似的经历。

那时高洋还在世，听到三哥被押入大牢的消息后，她也曾这样在风中几近疯狂地策马狂奔。那一次，如果没有九叔叔，她真的不知该怎么办……

为什么偏偏这一次，原本是属于高洋的角色却换成了九叔叔……

这其中一定有误会，一定有……

昭阳殿内，烛火昏暗。

殿外开满了白色的菊花，厚实的花瓣洁白晶莹，还带着夜间的露水，风中有淡淡的幽香飘了过来。

长恭刚到殿前就被王戈拦了下来，说是皇上已经休息了，任何人都不想见。她哪里听得进去，推开他就要硬闯。王戈立刻抱住她的腿，死活不让她闯进去。

长恭没想到他会来这么一招，又不能一剑砍了他，只好冲着高湛的房间大声道：“九叔叔，我知道你没睡，为什么不肯见我？！”

“兰陵王，你竟敢惊扰皇上，好大的胆子啊！”王戈气急败坏地低声道。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高湛略带无奈的声音从里面传来，“长恭，你进来吧。”

长恭瞪了王戈一眼，抬脚就走了进去。

不出她的意料，高湛不但没有睡，居然还很有闲情逸致地在描着水墨画。从她的角度看，正好看到他侧面那完美的轮廓，在烛光下犹如画手精心描绘般美丽。

“九叔叔，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会来！对，我三哥确实私藏了那粒舍利，他实在是糊涂，可是他绝不会有谋反之意，更别提私藏兵器了。就算搜出了兵器，也有可能是别人栽赃陷害！和士开和祖珽本来就是一伙，素来看三哥不顺眼，我看就是这些奸臣在陷害我三哥！”长恭上前两步，开门见山道。

高湛重重地勾下了一笔，轻叹了一口气，“长恭啊，你还是改不了急躁的毛病。你说的情况我自然也想过，但这么多的兵器的是从孝琬的偏邸里搜出来的。我身为一国之主，也要做些表面功夫，所以才将孝琬暂时押入了大牢。趁这段时间，我会亲自派人将这件事查个清楚。孝琬在牢中很安全，没有人敢动他半分。”

长恭听他这么一说，急躁的心情稍稍平缓了一些，但还是不确定地问道：“但三哥他私藏佛牙舍利一事……”

“如果只是私藏舍利，我会撤了他的爵位。”他抬起眼来，茶色的眼眸中仿佛有什么在涌动，“长恭，你的愿望我一直记得，所以，我会留着他的命。”

“九叔叔……”酸涩的感觉在她眼中轻轻弥漫开来，让她一下子发不出更多的声音。其他的她都不想去管，只要三哥依然活着，就好！

“行了，时候也不早了，你也快些回去吧。”他清冷眼眸深处涌起了一丝温柔之色，“我就是怕你一时冲动，才想等查清楚了再召见你，哪知你这没规矩的孩子竟敢闯进来。若是换了别人，早不知掉了几个脑袋了。”

“我……”长恭自知理亏地低下了头，又蓦地抬起头，“九叔叔，我明天可以去

见三哥吗？”

高湛抿着唇，摇了摇头，“这段时间你最好不要见他，我不希望你和这件事扯上任何关系。”

长恭的脸上露出了一抹不以为然的神色，“我不在乎，我是他的弟弟，和他扯上关系天经地义。”

高湛的神情变得有些阴郁，“长恭，我说过不会让他有半分损伤，难道你不信我吗？”

“我信，可是我也要见他。”她直视着他，明亮的眼睛里没有半分退让之意。

高湛的脸色一沉，淡淡道：“随你。”

“多谢九叔叔，我……先回去了。”

听着她渐渐远去脚步声，他手上的毛笔轻轻地抖动了一下，一滴墨汁滴在熟宣纸上，散开成一片暗灰色，就像他此刻的心情。

第二天一大早，长恭就去牢房里探望了孝琬。他精神状态尚可，只是因过于气愤而显得心情恶劣。对于私藏舍利的事，长恭忍不住骂了他几句糊涂，又详详细细将事情的来龙去脉问了一遍，待心里有底之后就直接去上朝了。

刚到大殿门口，长恭就感到了一种奇异的气氛。往日那些一见她就大献殷勤的官员们，今天见了她似躲避瘟疫一般，唯恐避之不及。

长恭只是淡然一笑，她明白这些人都在想些什么，河间王刚刚背上一个谋逆的罪名，谁都知道这谋逆的罪名有多严重，现在若是与河间王的弟弟走得过近，不就是和谋逆者扯上了关系吗？

她抬眼，忽然看到不远处一个熟悉的身影——恒伽正在树下和几位同僚们闲聊，依然是笑如春风，一派温雅。

恒伽也看到了她，可是却装作什么都没看见，很快便侧过头去，连一个安慰的眼神都没有给她。

她心里一凉，自嘲地弯了弯嘴角。

狐狸说过最重要的人是他自己，所以，他现在也和那些人一样，与她划清界限了。

虽然并不意外，可不知为什么，她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失落……甚至，有一种莫名的恼怒油然而生。

下朝时，她习惯性地往恒伽的方向走去。刚走几步，忽然想到他刚才冷淡的表情，便赶紧停了下来。平日下朝时总是和恒伽一同进出，不知从何时开始这已成为一种习惯。

她看到恒伽的眼角似乎微微一跳，随后又浮起了一个优雅的笑容，自自然地与

她擦肩而过，径直走向了另一位同僚，两个人一起谈笑风生地走了出去。

她站在原地没有动，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郁闷在不断扩散，她从来也不曾有过这样的感觉。

是不是因为已经习惯了一切？

所以，突然改变了，就会不习惯。

仅此而已。

第二章

秘 密

半个月很快就过去了，长恭几乎每天都会去探望孝琬。尽管高湛旁敲侧击了几次，她也未加理会。

这个时候，她顾不得那么多了。孝琬对她来说，是一个太特别的存在，像父亲，像哥哥，像弟弟，像朋友……是她生命中绝对不可缺少的一个存在。

在她的劝慰下，一直怒气难抑的孝琬也终于慢慢地平静下来了。

这天夜里，邺城忽然起了风。

天刚刚亮的时候，长恭起身来到庭院里，发现院角的一排银桂被吹落了无数。

长恭弯下腰，掬起了一把落花，那些细小的花瓣从她的指缝里簌簌掉落，仿佛宣告着生命的终结。也许是最近实在发生了太多事，她感到一种莫名的疲惫感。

“王爷，您是在感怀这些花的离去吗？”一个清丽的声音在她的身后响起。

她并没有回头，因为她知道来者是何人。

“小玉，你怎么也起得这么早？”

身后的人娇笑了一声，“人人都说兰陵王是如何凶神恶煞、杀人如麻，好比修罗再世。若是让那些人看到王爷现在这个样子，一定连下巴都要掉了。”在高府里住了些日子，冯小玉也和长恭熟悉了起来。开始的时候，她也完全没有料到，被誉为“战神”的兰陵王竟然有着和这个称号完全不符的个性。

长恭淡淡笑了笑，“兰陵王又怎么样？未必就能保护自己想要保护的人。”

“王爷，您还在担心河间王吗？他吉人天相，一定会没事的。”小玉收起了笑容，“您一回来就烧了奴婢的卖身契，还对奴婢这么好，您和河间王都是好人，佛祖一定会保佑好人的。”

“谢谢你，小玉。”长恭抿了抿唇，“等我三哥的事解决了，我就派人送你回去。如果你想继续留在邺城也行，我会帮你买一处住所，把你妹妹一起接来，反正你现在已经是自由之身了。”

“多谢王爷……”她低低应了一句。

长恭来到宫门前的时候，看到一辆辎车正缓缓而来，在她的面前停下。

帘子一掀，下来的居然是斛律恒伽。

她看到他心里就来气，转身便要离开，就听他在身后低声道：“长恭，今天下朝后我在宫门的西北角等你。”

长恭一愣，也不答理他，径直往宫里走去，心里倒有一丝困惑：这只狐狸，不知道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没过多久，皇上就驾到了。长恭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隔着白玉珠帘，她依稀看到九叔叔的脸色似乎铁青着，阴沉得让人感到恐惧。

在朝议上，像是事先商议好了，接连几个大臣奏请皇上尽快处置河间王，有的说要用酷刑，有的说要族诛，还有的说要充军……方式可谓五花八门，但都是要置河间王于死地的。

长恭静静地站在那里，脸上异常平静，原来愤怒到了极点便会归于平静，然后就被一种深沉的悲哀所代替。

这里的很多人，或者说，大部分的人都希望三哥消失……她忽然觉得很无力，很疲惫，很失望。

她在守护着这个国家，拼尽全力地守护着一切，可这些被守护的人，却铁了心地要她哥哥的命……

全都是只为自己考虑的人，平时大献殷勤的他们，在这个时候却为了划清界限而落井下石，赶尽杀绝。

高高在上的皇帝面无表情地听着那些人轮流上谏，什么话都没有说，没有任何形式的表态。

“皇上，”又有一人开了口，“河间王高孝琬谋逆，证据确凿。然宗室血胤，陛下可恕其子嗣。况且，兰陵王高长恭勇敢御敌，高孝琬虽然不仁，其兄弟仍然是国家

干将！”那人的目光一转，冷冷瞥向了刚才提议族诛的几人，“难不成几位大人到时候代替兰陵王去征战？”

那几人浑身一哆嗦，再也不敢说什么。

长恭望向了那个说话的人，心里无比震惊，原来那人竟是在晋阳保卫战中一同浴血奋战的赵郡王高睿。虽然他并没有帮孝琬说话，却为孝琬的族人说了情，在人人自保的这个世界，他已经算是尽力了。

长恭冲着他点了点头，今天的事她铭记在心，将来有机会定当涌泉相报。

与此同时，一种更浓重的悲伤感袭上心头，历来和孝琬关系亲密的恒伽在这个时候却始终一言未发，好像完全置身于事外，冷漠得令人心寒。

“赵郡王所言也不全对。”她的嗓子因连日来的怒急交加而变得有些沙哑，刚发出声音，皇上面前的白玉珠帘就轻轻动了一下。

她清了清嗓子，继续道：“所谓证据，不过是搜出了一些兵器。但这些兵器是原本就在那里的，还是被有心人故意放进去的，谁也不知道，又何来证据昭彰之说？我也可以说是有什么人趁机栽赃陷害，意图嫁祸河间王。”她再度躬身施礼，“请皇上明察。”

高湛的眼中流曳着冷冷的波光，用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声音说了一句：“要是别的事，今天就退朝吧，此事明日再议。”

长恭微微一愣，抬眼望向了高湛，正好迎上他珠帘下的茶色眼眸，一瞬间仿佛触及冰冷的湖水，丝丝缕缕的寒意顿时弥漫至全身。

九叔叔的眼神，好可怕……

她的心一沉，难道九叔叔查到了什么对三哥不利的证据？

下朝之后，她压根儿没想去见恒伽，打算赶紧去见高湛。

在她的心念一转之间，王戈已经笑咪咪地走了过来，“兰陵王，皇上在昭阳殿等着你，有事相商。”

她的心更加不安了，难道自己的猜测……

她不敢再想下去，随王戈匆匆朝昭阳殿走去。

到了昭阳殿，长恭看到九叔叔换上了一身红罗袍，斜倚在榻上，手持茶盅，仿佛正在想着什么心事。

“九叔叔，是不是你得到了什么消息？”她开门见山地问道，

高湛看了她一眼，从怀里拿出了一份东西，冷冷道：“这是高孝琬去年在南方购买兵器时留在卖家处的契约文书，你看好了，上面还有高孝琬的印章。”

长恭连忙接了过来，上面果然清清楚楚地写着购买兵器的数量，连日期都写得明明白白。再看那个印章，长恭只觉得脑袋里轰的一声，将她的声音都炸成了碎片，“不，不可能，我三哥绝不会买兵器的，这份契约有可能是伪造的！”

“据我所知，高孝琬的这个印章是无人能假冒的。而且我已查过，那个时候他确实去了一趟南方……你还有什么可说的？”高湛垂眸，“长恭，看来他的确有谋反之心。”

“不会的，九叔叔，不会的！一定是哪里搞错了！”话到此处，她的声音有了丝丝颤抖，脑袋里仿佛被塞进棉花，昏沉沉的。为什么每次遇到自己在乎的人出事，自己总是冷静不下来。

“长恭，你最近瘦了许多，脸色也很差，一定没有睡好吧……”高湛打断她的话，意味深长地看着她，“这样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

长恭直直地看着他，唇上无一丝血色，全身止不住地颤抖着。

九叔叔这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相信三哥真的要谋反？不是的，不是的，三哥根本就没有谋反，为什么要背负着这个罪名，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她想冷静，她真的很想冷静，她比谁都清楚，不冷静就找不出任何破绽，不冷静就救不了三哥。千军万马当前她都能镇定自若，可现在她就是做不到，一想到三哥被定下了这个罪名，她怎么也冷静不下来！

“九叔叔，你还记得晋阳一战吗？我三哥推荐了平时与他素来不合的赵郡王，事实证明赵郡王在那次战役中立下了不小的功劳，若是我三哥有反意，又怎会那样做？还有那时我三哥驻守邺城，如果真要反，为何那时不反，那不是最好的时机吗？”

高湛蹙起眉头，长恭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但这购买兵器的契约又如何解释呢？然而一想起高孝琬平时的性子，又不由得冷声道：“那时我大齐正面临外敌，并不是他谋反的好时机。再说高孝琬素来不把我放在眼里，连佛牙舍利都敢私藏，就他那脾气还有什么不敢做的？”

“是，九叔叔，我三哥平时的性子是傲气了些，可这种谋反之事他是万万做不出来的。若是有人一心想置他于死地，偷了他的印章，假造这份契约也是有可能的！”

“长恭，你真的累了，好好休息一下吧。”高湛的脸上露出了一抹倦意，挥了挥手，示意她可以退下了。

长恭站在那里看着他，昏暗的光线令他看上去无比冷酷、残忍，甚至透露出淡淡的嗜血的味道。

她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之前他杀死那些兄弟和侄子们时的无情与狠毒，又想起大哥的惨死，心里不由得更加恐慌起来。

她上前一步，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拽住他长袍的下摆，那力气大得惊人，像是用尽了所有的力气，乃至更大的力气……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道：“求你，九叔叔，不

要伤害他，不要伤害他。求你，求你不要伤害他……”

听着她一遍又一遍的哀求声，高湛一动不动地看着她，茶色的眸子静静地沉寂在她悲痛的哀求中，突如其来的心痛让他的身体僵硬得没有了知觉。

她在害怕，她是如此地怕他伤害那个她最为在乎的亲人。

也许在长恭心里，最在乎的那个亲人的位置，并没有留给他……

“长恭，我记得你的愿望，一直都记得。”他缓缓开了口，“他会活着的。”

第三章

破 绽

长恭离开了昭阳殿，被庭院里的冷风一吹，她比刚才清醒了一些。人一旦冷静下来，就会理智地分析事情，从而发现其中的破绽。

她索性在宫里的一角靠着树坐了下来，闭上眼睛在脑海中将那些所谓的证据都过滤了一遍，心里蓦地一个激灵：有一个地方不对劲！

三哥去南方的事情，她不是也知道吗？对了，那次三哥明明是去购买南方的异种枫树，怎么就变成购买兵器了？这其中一定有问题！

她正想站起身再去找高湛理论，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一晃，在她身边不慌不忙地坐了下来。

“恒伽……”长恭有些惊讶，但此时她也没有心情答理他，侧过头刚站起身，就被他拉回了原地。

“为什么不来找我？”他的脸上虽然神色温和，黑色的眼眸内却带着一丝恼意。

长恭啪的一声打开了他的手，语气也有些尖酸，“找你有用吗？这是我们高家的事，我可不想连累你这个明哲保身的聪明人！”

他轻轻笑了起来，“我听说了，那张购买兵器的契约……”

长恭一愣，“你怎么知道？”

“你先别管我怎么知道的，我想皇上一定让你看了那张契约，你先告诉我那张契约上的日期和兵器铺的名字。”他的语气似乎是想确定什么。

长恭犹豫了一下，将自己所看到的说了出来。

“原来购入兵器的日子果然是去年开春之时。”他的唇边扬起了一丝了然的笑意。

“我三哥那时正在南方购买枫树，根本就没有去买什么兵器！”长恭侧过了头，“斛律恒伽，你如果只是想知道这些无聊的东西，那就请回去吧。”

“无聊吗？”恒伽倒也不恼，依然面带笑容，“你知不知道，这家兵器铺的店主在去年开春之前得了一场大病，直到夏天才重新开业。”

长恭的心因突如其来的激动而剧烈地跳动起来，结结巴巴道：“那，那他们就不可能在开春时将兵器卖给三哥？也就是说，那张契约根本就是假的！可是，可是那个印章又明明是三哥的……”

“恐怕那张契约本来是……你三哥买枫树的契约，所以印章是真的，但契约的内容被篡改了。”

“原来是这样！看来有人处心积虑布置好了一切，就是为了置我三哥于死地！”她的眼中杀意陡然而生，“一定是和士开，我要亲手杀了他！”

“现在不行，”恒伽瞥了她一眼，“要是你现在杀了他，不是更说不清了吗？”

她沉默了片刻，“那我要马上去禀告皇上这件事！”

“等一下！”恒伽阻止了她，“口说无凭这句话你不知道吗？光凭你说，皇上也未必相信，但如果能找到那家兵器铺的老板朱刚，就另当别论了。”

“对啊……”她的眼睛一亮，但又很快黯淡下来，“可是，既然有人买通了他，他现在未必还留在南方。人海茫茫，又要到哪里才能找到这个人呢？”

“是人就有弱点，只要他还活着就一定有蛛丝马迹，”恒伽弯了弯唇，“朱刚的弱点就是好色，在流花苑有他的相好，或许我们能从那里找到一些线索。”

“为什么？”她忽然抬眼直视着他，仿佛想看到他的内心，“你不是已经和我们划清关系了吗？你不是也避瘟疫一样地避着我们吗？你不是要和那些人……”

“长恭，如果不那么做，我又如何能套出那张契约的内容？如果不那么做，我又如何能探听到朱刚的事？如果不那么做，我又怎么能在暗处……帮助你？”

恒伽轻轻叹了一口气，定定地望着她，目光中仿佛有什么在流转着，绵绵不断，春丝般将她的心一匝匝地缠了起来。

“长恭，你真是一个笨蛋。”

听到这句似曾相识的话，她愣愣地盯着那双湖水一般深沉的眼眸，心口像被人填了云朵，轻飘飘的，如漫步云端，分不清天与地。

一时间有不尽的酸涩与感动涌入心底，缓缓升腾，仿佛就要从眼底涌出来，原来恒伽他一直守在她的身边。